



静静的顿河

中

[苏联] 米哈依尔·肖洛霍夫 / 著 力冈 / 译

Тихий Дон
Второй том

М.А. Шолохов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安徽省文化强省建设专项资金项目

静静的顿河

中

Тихий Дон

Второй том

[苏联] 米哈依尔·肖洛霍夫◎著

力 冈◎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芜湖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静静的顿河:全三册/(苏)米哈依尔·肖洛霍夫著;力冈译. —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1

(力冈译文全集;8)

ISBN 978-7-5676-3268-4

I. ①静… II. ①米… ②力… III. ①长篇小说—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58865号

静静的顿河(全三册) [苏联]米哈依尔·肖洛霍夫◎著 力冈◎译
JINGJING DE DUNHE

责任编辑:刘佳 王贤 吴琼 谢晓博

装帧设计:刘畅 桑国磊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网 址: <http://www.ahnupress.com/>

发行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印刷: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规 格:880 mm×1230 mm 1/32

印 张:68.25

字 数:1 595千字

书 号:ISBN 978-7-5676-3268-4

定 价:45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主要人物表 / 001

（上）

卷一(1—23章) / 001

卷二(1—21章) / 139

卷三(1—24章) / 301

卷四(1—21章) / 520

（中）

卷五(1—31章) / 753

卷六(1—65章) / 1015

（下）

卷七(1—29章) / 1539

卷八(1—18章) / 1886

附录

授奖词 / 2128

受奖演说 / 2132

卷 五

—

一九一七年深秋，哥萨克们陆续从前方回家来了。苍老了的贺里散福和跟他一起在五十二团当兵的哥萨克一同回来了。炮兵托米林·伊万和“马掌”亚可夫、依旧是光脸蛋子的安尼凯回来了，他们纯粹是退伍回来的；紧跟着回来的是马尔丁·沙米尔、伊万·阿列克塞耶维奇、查哈尔·柯洛列夫和高得出格的鲍尔晓夫；十二月里，米佳·柯尔叔诺夫突然出现了，又过了一个星期，十二团的哥萨克回来了一大帮，其中有米沙·柯晒沃依、普罗霍尔·泽柯夫、卡叔林老汉的儿子安得列·卡叔林、叶皮番·马克萨耶夫、叶戈皮·西尼林。

有点像加尔梅克人的菲多特·包多甫斯柯夫行军中掉了队，就骑着一匹从奥地利军官手里夺来的非常漂亮的黄骠马，直接从沃罗涅日回家来了，后来他夸马夸了很久，说是全亏了这匹马跑

得快，才从已经闹起革命的沃罗涅日省的一个个村子里跑了过来，才从一支支赤卫队的鼻子底下逃脱了。

在他之后，梅尔库洛夫、彼特罗·麦列霍夫和尼古拉·柯晒沃依也从卡敏车站上回来了，他们是从布尔什维克化了的第二十七团里跑出来的。他们给村子里带回来一个消息，说是目前在第二后备团当差的格里高力·麦列霍夫已经投靠了布尔什维克，留在卡敏镇上了。一向不务正业的偷马贼马克西姆·戈里亚兹诺夫也在那里的第二十七团里干起来了，他所以喜欢布尔什维克，是因为对天下大乱感到新鲜，能够无拘无束地过日子，据说他弄到一匹马，那马丑得惊人，可是腿脚也快得惊人；据说他那匹马有一道银白色的毛穿过整个脊背，就像一条天生的背带，那马个头儿不高，但是身子很长，毛简直跟牛毛一样红。大家都不怎么谈格里高力的事，都不愿意谈他，因为都知道他已经和村里的人分道扬镳，至于今后还能不能重新走到一块儿，那很难说。

许多哥萨克回到家里，是主人，也是久盼的客人，这些人就欢天喜地。这种欢乐尤其尖利无情地挑动了那些丧失亲人的已经受惯了的隐痛。有很多哥萨克不在了，他们死在加里西亚、布柯维纳、东普鲁士、罗马尼亚和喀尔巴阡山区的土地上，横尸田野，在大炮的哀悼声中烂掉，如今一座座高大的合葬坟已经长满荒草，任凭雨打，任凭雪花覆盖。不戴头巾的娇妻不管多少次跑到胡同口，手搭凉棚张望，心上人再也回不来啦！肿胀失神的眼睛不管淌多少眼泪，都冲不掉思念亲人的苦！在生日和忌日里不管怎样失声痛哭，东风也无法把她们的哭声送往加里西亚和东普鲁士，无法送到一座座合葬坟塌陷的坟头上！……

青草会淹没坟墓，时间会淹没痛苦。清风已经舔净出征人的脚印，时间也会舔净那些没有回来，而且永远也不会回来的人留下的痕迹，因为人的一生是短促的，我们每个人能践踏的青草都不多……

可是现在，普罗霍夫·沙米尔的老婆眼看着去世的丈夫的二哥马尔丁·沙米尔回到家里，跟自己的怀孕的老婆亲亲热热，哄着孩子玩儿，并且给孩子们带回礼物，她就拿头在硬邦邦的地上乱撞，拿牙齿啃黄土地。这娘儿们拿头撞着地，全身抽搐着在地上到处爬，孩子们就像羊群一样在旁边挤成一堆，用吓得瞪圆了的眼睛望着妈妈，大声哭号着。

好娘儿们呀，任凭你把仅有的一件小褂领子扯烂吧！任凭你撕扯因为生活艰难、没有欢乐而变得稀稀拉拉的头发，任凭你咬你那已经咬得出血的嘴唇，任凭你捶折到处是老茧的手臂，任凭你在空房门口的土地上撞头吧！反正你的房子里没有男主人啦，你再也见不到丈夫啦，你的孩子们再也见不到爹啦；你记住，再也没有谁来疼你和你的孩子们啦；你干活儿劳累，生活贫苦，再也没有谁来管啦；夜里你累得倒下来，再也没有谁把你的头搂到怀里，再也没有谁像他以前那样对你说：“别发愁，阿妮西卡！咱们的日子会好起来的！”今后永远不会有人爱你啦，因为干活、贫穷、孩子已经把你榨干，使你变呆啦；你那些光屁股的不懂事的孩子永远不会有爹啦；你要自己耕地和耙地，自己累得气喘吁吁地把一大抱一大抱的小麦从割麦机上往下卸，又用叉子叉起来往大车上装，就会觉得肚子下面有什么东西直翻腾，于是你就抱住头抽搐起来，血从下面直往外流。

阿列克塞·别士尼亚克的老妈妈一面翻弄儿子的旧衣服，一面哭，滴着痛苦的、已经不多的眼泪，闻着，但只有米沙·柯晒沃依带回来的最后一件衬衣的褶皱里还保留着她儿子的汗味，于是老人家就把头俯到这件衬衣上，摇晃着身子，用哭诉的腔调念叨着，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印着号码的肮脏的棉布衬衣上。

马内次柯夫、阿丰卡·奥捷洛夫、叶甫兰琪·加里宁、李霍维多夫、叶尔玛柯夫和另外一些哥萨克的家里也只剩了孤儿寡妇。

只是司捷潘·阿司塔霍夫没有谁来哭，因为家里已经没有人了。他的房子空空的，门窗钉得死死的，不少地方已经坏了，即使在夏季里，也显得阴森森的。阿克西妮亚住在亚戈德庄上，村子里仍然很少听到她的消息，她也没有到村子里来过，看样子，她不想念这个村子。

顿河上游各乡的哥萨克，都一个乡一个村的结成伙儿，纷纷回家来了。到十二月里，维奥申乡各村在前方的人，几乎全部回到了家里。

白天和黑夜都有人骑马从鞑靼村里经过，人数从十几个到四十多个不等，成群成伙地朝顿河左岸走去。

“老总们，从哪儿来？”老头子们走出门来，问道。

“从黑河上。”

“从吉莫夫纳亚。”

“从杜布洛夫卡。”

“从列舍托夫斯柯依。”

“我们是杜达廖夫乡的。”

“我们是郭洛霍夫乡的。”

“我们是阿里莫夫乡的。”过路的人纷纷回答。

“怎么，打仗打够啦？”老头子们带着挖苦的语气问道。

有些哥萨克很忠厚、很老实，就笑着回答说：

“够啦，老大爷！我们打仗打够啦。”

“受罪受够啦，现在回家啦。”

那些愣头愣脑、脾气不好的，就张口骂人，说：

“你给我滚，老家伙，把尾巴收起来吧！”

“你问这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你们这些老家伙少管闲事！”

冬天就要结束的时候，诺沃契尔卡斯克附近已经出现了内战的苗头，但是在顿河上游的乡村里，依然十分平静。只是在一些人家里时常发生隐秘的、有时也暴露到外面来的家庭纠纷：老头子和前方归来的人闹意见。

关于顿河军区首府附近的战事，大家只是听到一些传闻；大家模模糊糊地判断着政治形势，等候着事态发展，听着消息。

在一月以前，鞑靼村里的日子过得很太平。前方回来的哥萨克们，都躺在老婆身边睡大头觉，吃得胖胖的，并没有觉察到新的灾难和困苦已经等候在家门口，这新来的还要超过他们在过去的战争中所遭受到的。

二

格里高力·麦列霍夫因为立了战功，于一九一七年一月升为少尉，担任第二后备团的一个排的排长。

九月里，他害过一场肺炎之后，得到了休假的机会；在家里住了一个半月，身体复原了，经过区医务委员会检查以后，又回到了团里。十月革命以后，他担任了连长的职务。他的思想转变就在这时候，他的转变是受了周围发生的一些事件的影响，特别是由于认识了同团的一位军官——叶菲姆·伊兹瓦林中尉。

格里高力回到团里第一天就认识了伊兹瓦林，后来就常常因公或者在公事以外的场合碰到他，于是不知不觉就受到他的影响。

叶菲姆·伊兹瓦林是宫陀洛夫乡一个富裕哥萨克的儿子，在诺沃契尔卡斯克士官学校受的教育，毕业后就被派到前方第十顿河哥萨克团，在那个团里干了将近一年，如他自己所说的，得到了“挂在胸前的一颗军官十字章和钻进体面的地方和不体面的地方的十四块手榴弹片”，后来为了服完自己的为期不长的兵役，才来到第二后备团。

伊兹瓦林是一个极有才能的人，无疑他有非凡的天资，他的学识远远超过了一般哥萨克军官所达到的水平，他是一个狂热地主张自治的哥萨克。二月革命使他振奋起来，使他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他联络了不少主张独立自主的哥萨克，进行了十分有力的宣传，呼吁顿河军区完全独立自主，呼吁在顿河上建立沙皇奴役哥萨克以前的原来那种制度。他十分熟悉历史，朝气蓬勃，头脑清楚、冷静；他把顿河家乡未来的自由生活描绘得非常美妙动人：到那时候将要由执政团来掌权，到那时候顿河军区内连一个俄罗斯人都不会有，哥萨克要在自己的边境上设置边防哨，跟乌克兰和大俄罗斯平等往来，平等地进行通商贸易，不需要低声下

气。伊兹瓦林把头脑简单的哥萨克们和见识甚少的军官们说得晕晕乎乎的。格里高力也受到了他的影响。起初他们也激烈地争论过,但是半文盲的格里高力与自己的论敌相比,就等于手无寸铁,所以伊兹瓦林几句话就驳得他张口结舌。他们一般都是在军营的某一个角落里进行争论,而旁听的人总是赞同伊兹瓦林的见解。伊兹瓦林绘声绘色地描绘未来独立自由生活的情景,有许多话给哥萨克们的印象非常深刻,特别触动了下游富裕哥萨克们的最隐秘、最要紧的心思。

“咱们除了小麦,什么都没有,如果不要俄罗斯,咱们怎么过日子呢?”格里高力问。

伊兹瓦林就很耐心地解释:

“我不是说,就让一个顿河区单独存在,与外面完全隔绝起来。咱们要用联邦的方式,也就是联合的方式,和库班的哥萨克、捷列克的哥萨克以及高加索的山民共同生活。高加索的矿藏很丰富,咱们到那里什么都能弄得到。”

“煤炭呢?”

“顿涅茨盆地就在咱们眼底下。”

“可是顿涅茨盆地是俄罗斯的呀!”

“这地方属于谁,究竟在谁的领土上——这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不过即使顿涅茨盆地划归俄罗斯的话,咱们的损失也不大。咱们的联邦不是靠工业立国。就性质来说,咱们是农业地区,既然这样,为解决咱们不多的工业上的用煤问题,咱们可以到俄罗斯去买。而且不光是煤,还有许多别的东西也要到俄罗斯去买,比如木材、钢铁工业产品以及其他等等,咱们可以拿上等的小

麦和石油去交换。”

“咱们脱离俄罗斯究竟有什么好处?”

“那是明摆着的。首先可以摆脱政治上的监督,恢复被俄罗斯沙皇废除了的那些制度,把所有的外来户都赶出去。用十年时间,靠国外进口机器,使咱们的经济发展起来,咱们可以富强十倍。这块土地是咱们的,是咱们祖祖辈辈的血泡透了的,是咱们祖祖辈辈的尸骨养肥了的,可是咱们叫俄罗斯征服了以后,四百年以来一直在维护俄罗斯的利益,没有想过自己的事。咱们有好几个出海口。咱们可以建立起强大的、能征善战的军队,到那时候,不仅是乌克兰,就连俄罗斯也不敢侵犯我们!”

中等个头儿,体格匀称、肩膀宽阔的伊兹瓦林是一个典型的哥萨克:头发弯弯的、黄黄的,像没有成熟的燕麦;脸色褐中透黄,只是两腮晒黑了,黑印子边儿一直齐到白色的眉毛。他说话用的是一种很高、很习惯的男高音,说话时爱忽上忽下地动弹左眉毛,而且不知为什么总是很特别地抽动他那不大的鹰钩鼻子;这就使人觉得,他好像总是在闻什么。矫健的步伐,举止中和褐色眼睛那开朗的目光中流露出来的坚定神情,使他显得与团里其余的军官迥然不同。哥萨克们都十分尊敬他,也许比对团长还要尊敬些。

伊兹瓦林和格里高力谈了不少,格里高力觉得,不久以前还很坚硬的土地又在脚下动摇起来,他的心情又和在莫斯科司涅基列夫眼科医院里遇见贾兰沙时差不多。

十月革命以后不久,他和伊兹瓦林谈过下述的一番话。

格里高力心里矛盾重重,小心翼翼地问起布尔什维克的

情况：

“叶菲姆·伊兹内奇，你说说，依你看，布尔什维克的主张对呢，还是不对？”

伊兹瓦林的左眉毛弯成了三角形，带着好笑的神情皱了皱鼻子，嘿嘿了两声，说：

“他们的主张吗？嘿嘿……你呀，老弟，就好像是刚刚生下来的小孩子……布尔什维克有他们自己的纲领、自己的目的和打算。布尔什维克就他们自己的出发点来说，他们的主张是有道理的，可是咱们有咱们的出发点。你可知道，布尔什维克的党叫什么名字吗？不知道吗？唉，你怎么不知道呀？叫俄国社会民主工人党。明白了吗？工人——党啊！现在他们又笼络农民，又笼络哥萨克，可是他们的根本是工人阶级啊。他们要解放工人阶级，要对农民实行新的、也许是更厉害的奴役。人世间就不可能有大家都平等的事情。布尔什维克要是胜利了，工人会过得好，别的人就不会好。要是恢复帝制，地主他们这一类人就会过得好，其余的人就不会好。所以咱们既不要布尔什维克，又不要帝制。咱们搞咱们的，首先要摆脱一切指手画脚管咱们的人——不论是克伦斯基，还是科尔尼洛夫，还是列宁。咱们过咱们的日子，不要这些人能行。天啊，就是朋友够呛；至于敌人，倒是好对付。”

“可是，大多数哥萨克都拥护布尔什维克呀……你知道吗？”

“格里沙老弟，你要明白，这里面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哥萨克、农民和布尔什维克现在是同路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伊兹瓦林张大了鼻孔，扭了扭鼻子，笑道：“因为

布尔什维克主张和平，主张立即实现和平，哥萨克对打仗也讨厌透啦！”

他啪地朝自己那紧绷绷的黑脖子上一拍，把惊愕得竖起来的左眉毛渐渐放平，叫道：

“所以哥萨克们都带上了布尔什维克气味，而且和布尔什维克步调一致了。不过，哼，等战争一结束，等布尔什维克来夺哥萨克的土地，哥萨克和布尔什维克就要各走各的啦！这是必然的，在历史进程上是不可避免的。今天的哥萨克生活方式和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最后目的——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深沟……”

“我是说……”格里高力低声嘟哝道，“我一点都不明白……这些事我实在弄不清楚……就好像大风雪中在草原上迷了路……”

“你这样是不行的！现实会逼着你去弄清楚，而且不仅逼着你弄清楚，还要逼着你朝某一方面走。”

这次谈话是在十月下旬。可是十一月里格里高力无意中遇到了在顿河革命历史上起过不小作用的另一个哥萨克——格里高力遇到了菲道尔·波得捷尔柯夫，于是经过短短的动摇之后，以前领悟到的道理又在他心里占了上风。

这一天，从中午就下起毛毛细雨。傍晚时候天晴了，于是格里高力决定上同乡、二十八团的准尉德洛兹陀夫的住处去。一刻钟之后，他就在垫子上擦着靴子，敲德洛兹陀夫的房门了。屋子里摆着两盆很不旺盛的橡皮树和一些破旧的家具，屋里除了主人以外，还有一个结实、健壮、戴着御林军炮兵司务长肩章的哥萨克，背朝着窗户，坐在一张军官用的行军床上。他弓着脊背，两条

穿着黑呢裤子的腿叉得宽宽的，两只宽宽的、长满红毛的手掌放在同样宽宽的、圆滚滚的膝盖上。军便服在两肋上绷得紧紧的，在胳肢窝里皱了起来，在宽阔的、鼓鼓的胸膛上几乎要绷裂开来。听到推门声，他扭了扭血色红润的短脖子，冷冷地打量了一下格里高力，就把瞳仁射出的冷光藏到微微肿胀的眼皮底下，藏到窄窄的眼窝里。

“你们认识认识吧。格里沙，这位差不多是咱们的邻居，霍派尔河口乡的，波得捷尔柯夫。”

格里高力和波得捷尔柯夫互相握了握手，都没有说话。格里高力一面坐下去，一面对主人笑着说：

“我把地板都踩脏啦，你不骂吧？”

“不骂，没事儿。女房东会擦的……你要喝茶吗？”

主人个头儿小小的，灵活得像泥鳅一样，他用熏得黄黄的手指碰了碰火壶，遗憾地说：

“只好喝凉的啦。”

“我不想喝，别麻烦啦。”

格里高力请波得捷尔柯夫抽纸烟。波得捷尔柯夫用又粗又红的手指头抓了半天，想从那紧紧挤成白白的一排里抓出一根；他不好意思地红着脸，懊恼地说：

“怎么都抓不起来……该死的烟卷儿！”

他终于把一根烟卷儿拨到烟盒盖上，这才抬起笑得眯缝起来、因而显得更小的眼睛，看了看格里高力。格里高力很喜欢他的随随便便，就问道：

“您是哪一个村子的？”

“我是克鲁托夫村的。”波得捷尔柯夫很高兴地说起话来，“我是在那儿长大的，可是近几年我住在克里诺夫河口村。克鲁托夫村您知道吗？大概，你听说过吧？这个村子差不多和叶兰乡搭界。你知道普列沙柯夫村吧？哦，这个村子过去就是马特维耶夫村，紧挨着就是我们乡的裘柯夫诺夫村，再过去就是我们的两个村子了，有上克鲁托夫村和下克鲁托夫村，我就是那里人。”

整个谈话的时间里，他对格里高力一会儿称“您”，一会儿称“你”，说话十分随便，有一次甚至毫不见外地用沉甸甸的大手拍了拍格里高力的肩膀。在他那刮得光光的、有几颗麻子的大脸上，用心卷过的小胡子闪闪有光，蘸了水的头发梳得平平的，到了小小的耳朵旁边蓬松起来，左边微微卷起，有点像发卷儿。如果不是一个很大的翘鼻子和那两只眼睛的话，他的样子是很招人喜欢的。乍一看，那眼睛一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仔细看去，格里高力就觉得那眼睛凌厉逼人。两只像榴霰弹一样的小眼睛，在窄窄的眼缝里放着光，就像是从碉堡枪眼里发射出来似的，沉甸甸、火辣辣地逼视着，使对面来的目光不敢正视。

格里高力怀着好奇心打量了他一会儿，发现了一个特点：波得捷尔柯夫几乎不眨动眼睛——他在说话的时候，用他那令人不快的目光盯住对方，一面说，一面转悠着眼珠，可是那晒得黄黄的短睫毛一直垂着，动都不动。只是偶尔垂一垂肿胀的眼皮，但是马上就又抬了起来，又拿榴霰弹一样的眼睛瞄着，扫视着周围的一切。

“伙计们，太有意思啦！”格里高力对着主人和波得捷尔柯夫说。“等战争一结束，咱们的情形就大不一样啦。乌克兰要由拉